2018/8/6-8/12　2018年31期　#中国维权

深圳工运争取组建工会（黄宇翔、吕畅能）北大清华等全国学界声援



民众在工厂门外示威



现场声援团来自五湖四海（图:吕畅能）

> 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延烧，全国学界纷纷加入声援，北大清华人大南大等学生实名网络联署支持，或赶赴深圳坪山支援，要求当局马上放人。工人要求组建工会，改善待遇，但佳士以打架为由通知警方将工人拘捕，引发示威浪潮。

深圳坪山的佳士工厂工人运动持续两个月，事件继续发酵，七名佳士工人因争取合理待遇、组建工会被捕，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目前移送看守所，还有二十二名声援工友、家属、一名西安理工大学女学生胡开巧亦一同被捕。事件引发全国关注，截稿前，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信阳师范学院九所高校学生声援，联署学者亦近一百人，是中国近年罕有学界声援的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前线亦有多位中山大学学生参与，中大的统计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担任声援团的联络人，亦多次发表演说，慷慨激昂。沈梦雨对亚洲周刊说，她在七月二十七日得知佳士工人被捕，因此到现场声援，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被捕而气愤。在七月三十日四点多，沈梦雨和声援团到区政府抗议，希望向坪山区委书记陶永欣递交请愿信，不果，十五人旋即在约五点被强制"传唤与教育"，在坪山燕子岭派出所关押，至晚上九时左右获释。

佳士工厂工人发起运动，源于佳士科技公司欠缴住房公积金，对员工违法要求强制加班四小时，数月无休，违反《劳动合同法》每天上限加班三小时、一周一休的规定。三月底，佳士更组织工友于假日在龙山进行"十公里徒步"，名为自愿，但强制要求参加，徒步结束后更要继续加班，更有被戏称为"佳士十八禁"的十八项严苛罚款制度。工人余浚聪因为在微信抱怨"徒步"，因而被殴打和开除，厂方更泄露员工资料予警方，以建立黑名单。因此激起工友的抗争，要求改善待遇，以及筹组工会，与厂方进行交涉，此后工人屡次被警察殴打，涉事工人亦被开除，声援团人员亦向亚洲周刊展示伤痕，指被警察殴打。佳士科技主要从事机器人生产、焊接业务，有逾万工人，更在深圳证交所上市，董事长潘磊、人力资源部郭丽群均是深圳人大代表，政商势力庞大，被怀疑是因为他们的压力，让坪山当地警察在事件里多次暴力执法。

中大硕士沈梦雨任职女工

这次工运声援团联络人沈梦雨二零一五年自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在学期间受北京大学教授卢晖临的讲座启蒙，后不断接触工人的悲惨世界，因此希望与工人站在一起，走进工业区作女工，于日弘汽车的配件厂工作，也积极介入到工人运动，但亦因此在今年五月被解雇。沈梦雨在七月二十七日到现场声援，期间多次进行演讲，鼓励声援团士气、讲述佳士被解雇工人的苦况、申明这次抗争的目的。

深圳佳士工运的声援者当中有许多左派，到现场声援的学生工人小谢、深圳富士康工人小林都是认同毛泽东，沈梦雨也对亚洲周刊说声援团大半是毛左，声援群组以及时代先锋网经常引用毛泽东的名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以自勉。声援团员多通过时代先锋网、普工之声这些左派的自媒体以及微信群组获得资讯，从各地奔赴现场声援，亦有推特的专页"劳工研究"作为资讯传播工具。

声援者小谢是安徽合肥人，在苏州的电子工厂打工，后从上海飞至深圳，喜读毛泽东的文章。小林则是从深圳富士康请假前来，他们都提及各地工厂都有加班严重的情况、以及对员工生活作出规定，反映类似佳士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只是程度问题。小林就提及他在七月二十七日前，已连续上了十二天的夜班（十二小时一班）。小谢则提到

他打工的苏州电子厂情况没有佳士严重，更没有严苛的"佳士十八禁"。声援团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湖北、河南郑州的工人，也有几名中山大学学生前来。

深圳工运罕有地获得北大、清华等九所高校学生联署声援，是近来维权运动里少有获得高校学生联署支持的一次，其中北大声援信的发起人就是参与公开"沈阳性侵女学生事件"的学生岳昕，北大声援信里认为"这次斗争揭开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自觉，反抗社会压逼的新篇章"，明确表达声援，更引用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认为运动将"让黑暗势力去瑟瑟发抖吧"。

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声援信都有类近口吻，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名句，更有知名毛左网站乌有之乡参与声援，目前已经有一千六百多人参与联署。七月二十八日，毛左的古正华、范景刚亦声称将携声援团千余人南下声援，但亚洲周刊记者直至七月三十一日，仍未见相关人士的踪影。许多声援学生是所在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例如北大及信阳师范学院，皆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参与联署。讽刺的是，学生以及工人是打着支持共产主义、坚持中共的建国初心，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思想武器，对今日中国资本狂欢的体制抗争。

用游击战术进行抗争

七月三十日，声援团成员获释之后，声援团离开深圳坪山，转向邻近的惠州市，向工人派发传单，希望唤起更多的关注，以至支持运动，尔后才回到坪山进行抗争。亚洲周刊记者就在惠州的沃尔玛附近，与声援团员进行采访。沈梦雨对亚洲周刊说："希望人多一点，声援的力量强一点的时候，再去跟政府及厂方交涉，暂时先做一下附近工人的工作。"她认为："厂方对这几名工友进行了污蔑，说他们是恐怖分子之类，所以需要把真相告诉他们。"声援团转进惠州，是因为惠州与深圳属同级市，行政结构平衡，坪山警察难以越界执法。同时惠州邻近坪山，便于随时回到坪山抗争。

沈梦雨认为目前首要的是争取释放工人，至于改善待遇、组建工会的孰先孰后就等工友出来再商量。目前，声援团成员希望尽量在合法途径争取权益，亦认为组织工会是国家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现在"执行起来就变成一纸空文，这个方面应该落实，大家都要去努力"。她亦希望能够建立维权律师团，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中国工运过去都集中在争取改善待遇，甚少提出政治诉求、建立独立工会，香港大学教授潘毅就认为，"佳士工友的抗争，反映了中国工人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这次工运代表劳方需要的不单是短期待遇的改善，更需要长期与资方协商的机会。

声援团怀疑有公安卧底

声援团群众也怀疑有公安的卧底，他们质疑于东莞任保安的胡金华在声援团里行踪诡异，每逢抗议环节例必消失，抗议结束、声援团获释后又再度活跃。八月一日，其他声援团员翻出他与公安的通讯纪录，发现他同时抄录大量运动的细节，以及参与者的资料及电话。胡金华被声援团怀疑是公安派出的卧底，现时已被逐出群组。

佳士工人维权运动亦在香港发酵，职工盟、社民连以及街工劳工组约二十人在八月一日早上游行至中联办，声援佳士科技工人。七月三十日，香港学者潘毅、叶荫聪、梁旭明等合计近一百名全球各地的学者联署支持佳士科技工人组建工会、要求释放被捕的三十名工人及支持者。

深圳佳士科技的工人运动罕有地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学界声援络绎不绝，而且以马列毛思想作为宣传工具，认真地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工人维权事件亦反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容许中国许多血汗工厂违法经营，违背建国以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必须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条件，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避免出现言行不一的合法性危机。■

笔锋

2018/8/13-8/19　2018年32期　#中国维权

深圳工运呼唤社会公义

> 中国当局应当秉持社会主义建国初心，不应纵容深圳佳士工厂剥削工人，警方不应滥捕维权的工人与学生。中国推动经济发展，也必须落实社会公义。

深圳佳士工运持续，声援团成员继续在深圳、惠州边界上游走，呼吁释放被捕工人，争取改善待遇、建立合法工会。《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工人依法组建工会却受到政府打压，燕子岭派出所所长麦庆培甚至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罪"拘留工人及声援者。工人指证，警察在拘留所内毒打、逼迫余凯龙等工人下跪，这都是违法行为，警察作为执法组织，绝不应带头违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秉持建国初心，不应默许佳士工厂剥削工人，警察滥捕维权的工人与学生。中国经济发展上取得长足进步，同时必须保障社会公义的落实。

深圳燕子岭派出所现释放了十四个工人和一个学生，但仍有十四名工人及声援人士被关押，工运的主要策划者余浚聪亦未释放。工人被拘留的理由"寻衅滋事罪"屡次被滥用，代表了法治精神的缺失，"寻衅滋事罪"成为万能控罪，最终必然损害法律的庄严。另外，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厂方遵守的法律却被置若罔闻，强制"徒步"、克扣公积金等种种乱象未加整顿，警方反过来替资方出头，违背了劳资纠纷中的中立。警政系统决不能为黑心商家护航，避免让执政党背上了官商勾结的恶名。

深圳工运代表了中国工人政治意识的抬头，不再满足于一次性的待遇改善，更呼吁建立劳资双方沟通机制，提出劳动者具有集体谈判权，要有与资方协商的制度、工会。

深圳工运也代表中国学生重新介入政治，学生在这次工运里成为中坚，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一些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都在前线参与工人运动，北大、清华约三十所高校的学生实名联署支持，他们高举改善工人权益的旗帜，正是切合中共的初衷，亦得到部分老党员、老干部的支持，于示威现场同唱《国际歌》。学生与工人结合的社会运动代表了社会公义的诉求高涨，不论是社会二次分配的制度，还是劳资沟通的平台，都亟待中国政府努力。

深圳佳士工运已引起全国关注，当局如何应对将折射出执政能力的水平，以及面对社会分配问题的态度。这批工人、学生的去向将震撼一代学子的心灵。他们在历史十字路口前，为争取中国的社会正义而奋斗。■

中华天地

2018/8/20-8/26 2018年33期 #中国维权

深圳工运代表“被消失”引起反弹（凌紫尘）



声援团学生代表沈梦雨（左二）等



国保拍摄声援团：随时随地进行监视



工运声援团：与检察院当值人员谈话



国保在示威行动现场监视：每次行动必有国保随行

> 深圳工运以来，工人领袖皆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工运代表沈梦雨与声援团学生小胡更"被消失"，疑被国保押走，引发北京、南京等地更多大学生支持，是罕见的大学生与工运结合的事件。

深圳工运持续，声援团微信群组屡禁屡现，最新一批群组名字就有名为"待到山花烂漫时"，寄语工运星火燎原，名字取自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名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寄意工运被打压中，依然不屈不挠。深圳工运以来，工人领袖皆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七月廿七日至今已逾半月，但打压尚未停止，工运代表、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生沈梦雨更在八月十一日"被消失"，在与父母晚饭期间，怀疑被国保押走，更有声援团的学生小胡亦于八月十二日"被消失"。

两名声援团员"被消失"，结果引发更多学生支持，有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学生到现场加入声援团，深圳工运有更多学生加入，反映工运星火燎原，也是罕见的大学生与工运结合的事件。

工运呈胶着 国保频监视

七月廿七日，七名佳士工人、廿二名声援工人以及一名声援学生被拘留，至今仍未获释，引来沈梦雨等工人、学生的参与声援。沈梦雨曾在七月三十日被捕，旋即释放，走出燕子岭派出所后，便一直在深圳、惠州交界游走，到附近工人的生活区派发传单，凝聚群众、继续抗议。受于压力，公安陆续释放声援的工人十四名以及一名学生，取保候审，但始终未释放策动工运、要求组织工会的骨干工人，于是引来更多学生声援，现场有约十名北京大学学生参与，但却引来公安、国保更强烈的注意。每次示威行动例必有国保随行，八月十日下

午，工运声援团到深圳坪山区人民检察院递交请愿信、报案时，记者在现场观察，至少有十名便衣国保拍摄、随行，并多次挑衅声援团群众，声援团代表、在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徐忠良对亚洲周刊说，"应有接近三十名国保，接近一比一的比例，对声援团进行监视"，更怀疑国保租用他们居住点邻近的房屋，以便进行监视。

八月十一日，晚上七时左右，沈梦雨在坪山与父母吃完晚饭，就被三名不明来历的大汉捉走，怀疑是国保所为。该日中午，沈梦雨谈及父母过去一向尊重其政治主张，未过多干涉，而父母突然来到坪山、要求见面，她认为是"可能是受到不明势力的影响"。至截稿时沈梦雨下落依然不明，父母也未能联络到。大亚湾公安局则声称"此事为其家庭内部矛盾纠纷，不存在绑架"，没有扣押沈梦雨。但当声援团要求查看附近闭路电视录像，警方则说四个闭路电视皆告损坏，无法追查。及后，亦有声援团的学生小胡"被消失"，亦被不明人士绑架而走，声援团认为是国保、公安所为。

学生赴援 工人被虐待

沈梦雨"被消失"后，引发更多学生到现场参与声援团，北京、南京、湖南都有高校参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加入声援团，更于八月十四日发表《北京、南京、湖南各高校联合声明》，认为"青年是社会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强，此次事件对我们青年学子来说正是一次考验：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呼吁"善良而正义的人啊，请和我们一起共同加入战斗吧。共赴坪山，惩黑锄奸"。号召更多学生、工人加入声援团。声援团人数由三十人增至约五、六十人，喊出"还我梦雨，还我声援团同志，还我工友"的口号，亦由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徐忠良、北京大学毕业的岳昕及左翼青年郑永明担任代表，继续进行抗争。

工人、学生被捕的"七．二七事件"后，取保候审的工人亦相继公开发言，称在拘留所内被虐待，燕子岭的工人余凯龙、兰志伟等人被殴打重伤、刑讯逼供，更被以手铐挂着，只允许脚尖着地，惨受酷刑，宛如谍战片中的桥段，更有女工人阿英在哺乳期，被关押在看守所，而关押哺乳期母亲，却是违反中国法律。

左派群起声援

深圳工运有浓厚的左翼色彩，声援团团员多穿着正面写着"团结就是力量"、背面写着"佳士工人，顶天立地，当家作主，组建工会"的T恤，现场亦有下岗工人参与。八月十日下午，工运声援团到深圳坪山区人民检察院抗议、递交请愿信时，声援团亦唱起左翼歌曲，如《劳动者赞歌》、《红色娘子军》等等。这次工运，民间左派亦全力支持，乌有之乡站长范景刚、毛泽东思想旗帜网时迈亦曾到现场支持声援团的学生与工人，示威现场亦屡见毛泽东肖像，讽刺的是，却被公安责骂，"为什么你们这么反动"。

中国左派的意见领袖更是尽出声援，网名为老田的网上左翼意见领袖便写文章《给深圳坪山声援团同学们的致敬信》称，"那些黑暗的心灵沉沦已久，要教会他们洗心革面和学会重新做人！黑暗永远只属于少数人，光明才是大多数人的希望"，肯定深圳工运声援团的行动。新工人艺术团团长、著名左翼民谣歌手孙恒更作曲两首《警察叔叔，梦雨不见啦》、《阿英》，表达对坪山警方、公安或绑架沈梦雨、非法拘留女工人阿英的愤慨。而孙恒以关心劳工权益、为左翼鼓与呼，曾获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等领导人接见。

老党员上书要求放人

深圳工运声援团沈梦雨"被消失"，亦引发老党员关注，早在声援团组成初期，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原局长张勤德就曾在北京召开研讨会支持，后亲身到深圳坪山、惠州支持，沈梦雨"被消失"后，张勤德亦联同十名老党员，包括北京市党委校原副校长王子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典军等联名上书，向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提交联名信，要求释放"七．二七事件"所有的工人和学生，又认为应针对"燕子岭派出所员警这种违法行警的现象"，"普遍进行一次人民民主专政机关性质、职责、任务的教育，以根本上防止这类现象大量发生。"这是近年少有的老党员集体上书声援、更积极参与的工人运动。

深圳工运声援团最近的群组，名为"风流人物看今朝"，亦取自毛泽东名词《沁园春．雪》的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深圳佳士工运云集中国精英学生，都是中国的脊梁，工运声援团不足百人，但得到全国大学生的声援，是学生少有地参与的工运动，亦得到中国左派、部份老党员的支持，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思想界、左派的一次大震荡，考验中央是否坚持建国初心、相信实践社会公义，在劳资纠纷秉公执法。■

新闻眼

2018/8/27-9/2　2018年34期　#中国维权

深圳工运连结大学生延烧北京　上访全国总工会要求释放工人



中国大学生声援深圳工运

深圳工运声援团组建近一个月，继续要求释放佳士工厂的维权工人。工运代表、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早前被三名不明身份男子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但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徐忠良和青年郑永明接过工运代表的棒子，力争权益，现场人数反而更多，有约百人参与，当中有十多名北大学生。要求组建工会的七名佳士工人余浚聪、米久平、宋姚、刘鹏华、邝恒书、张保研以及陈忠革仍被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声援团要求当局释放工人。

声援团兵分两路，延烧到北京，八月二十二日，北京有十多名深圳工运声援团成员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信访办上访，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亦有记者到现场采访，似乎显示北京对深圳工运仍未一棍子打死。

声援团主力在深圳、惠州交界继续户外宣传，但受到公安的包围、截访。同时，官方持续打压，调度声援团的家长到现场施压，有家长搧儿女耳光、骂子女，要求带走子女。同时教育部亦向全国高校指示，要求在广东调研的学生向老师汇报行踪，结果反而替工运进行宣传，使更多人在现场参与声援。同时"广东怎么了"、"广东台风很大"成为百度、微博的热门搜寻字眼，然而旋即被禁。■

中华天地

2018/9/3-9/9　2018年35期　#中国维权

深圳工运抗争青年群像（凌紫尘）



工运代表徐忠良（左起）、岳昕、沈梦雨、郑永明



深圳佳士工人声援团

> 深圳工运因公安在北京、惠州的抓捕，暂告一段落，但深圳工运背后代表中国抗争新一代青年的崛起，他们怀有社会公义的热情，关心工农命运，希望落实社会主义价值观。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约五十名深圳佳士工运声援团成员在惠州悉数被捕。被捕学生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等校，当中亦有十名声援的工人。同时，北京方面，广东公安亦跨省追捕上访的工人、学生，北京公安则拘捕了北京左翼的声援团成员、左翼媒体的编辑，在北京有约十人亦被捕，再加上"七二七事件"仍未释放的十四名工人，已有七十多人被捕。

这次深圳佳士工运的抗争青年带有浓厚社会公义情怀，关心工人权益，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地学生介入到工运成为积极参与者的事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扬"社会主义价值观"，这群青年就坐而起行，实践社会公正。尤其是北京大学等校出身的学生，受到学校进步思想影响，因此声援团中就有十多个北大学生，他们常援引毛泽东的名句："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工运学生在大学时期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参加左翼读书群组，熟读资本论等左翼经典作为政治启蒙，以解释社会现状。近年来中国的工人事件都震撼了他们心灵，北京大学社会系学生陈志（化名）就说，二零一六年的"北大沙特图书馆工人讨薪事件"让他开始关心权益，反思工人权益问题就在自己身边，难以回避。

深圳工运主要有四位工运代表，分别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徐忠良以及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郑永明，这批左翼青年背景不同，岳昕、沈梦雨出身中产阶层，郑永明、徐忠良出身工农，对工农有天然的阶级情感，但却同时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亦受近几年此起彼落的工人运动影响，成为行动者。

中国抗争青年浮上水面，源于去年十一月的"广州读书会八青年事件"，北京大学学生张云帆、以及继续今次参与深圳工运的顾佳悦、徐忠良、郑永明等人，在广州工业大学教室与学生、工友进行读书会，结果遭到拘捕或追逃，因为得到大学教授钱理群、孔庆东及海内外的联署支持，因此他们旋即被释放。及后今年五月爆发全国吊车司机罢工、广州日弘汽车配件厂工潮，均有他们参与的身影。

八二四抓捕始末



声援团成员被捕过程：公安破门而入

八二四的抓捕早已有迹可寻，在两周前，工运代表岳昕就对记者说清场消息屡传，结果在八月二十四日清晨五时左右，佳士工运声援团在惠州市惠阳区老畲村租住的房间被公安破门而入，声援团五十名成员手挽手之下被捕。据已获释放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张圣业忆述，所有被捕学生、工人都带到惠州市大亚湾澳头第一小学关押，然后被转移到深圳市坪山区坑梓中心小学取回个人物品，随即分批分流遣返，由所在地公安监视，大部分学生在被捕后两日内释放，而工人及工运代表岳昕、徐忠良、郑永明则遭继续拘留。学生未有移送到派出所或看守所，被认为对学生怀柔处理，没有过于强硬。

在北京，声援团约十名成员，包括工友和学生亦在清晨六时半被捕，于北京苏庄地铁站附近的住所被破门而入，查抄屋内所有电脑、手机和杂志书籍，公安声称这次行动是"查封非法网站"。据参加过声援团行动的北京某高校学生刘岳（化名）透露，被捕人士包括在"七二七事件"以寻衅滋事罪拘留、现取保候审的工人唐向伟、尚杨雪，另有北京大学毕业生顾佳悦、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杨少强，公安对他们的住处查抄两个小时，带走屋内所有电脑、手机和杂志以及书籍。

这次抓捕事件不单针对深圳工运声援团成员，亦打击支持深圳工运的媒体阵地，包括一直支持工运的左翼网站"时代先锋"、"红色参考"，佳士工运代表兼编辑徐忠良、郑永明等被捕，另外时代先锋编辑顾佳悦亦在北京被捕，时代先锋共有七名编辑被捕。《红色参考杂志》执行主编陈洪涛在北京的办公室被广东公安查抄，编辑尚恺（笔名佣耕）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寻衅滋事"罪被拘留，北京被捕者皆被拘留于北京房山区西潞派出所，截稿前仍未获释。同日上午十时，左派网站毛泽东思想旗帜网亦被广州便衣搜查。

八二四抓捕规模仅次于二零一五年对维权律师的"七零九抓捕"。抓捕不单针对深圳工运的行动者，亦针对认同马毛思想的媒体，显示当局整肃左翼势力的意图。

八月十一日"被消失"的沈梦雨虽然于早前流传出一封怀疑亲笔撰写的信件，但下落依然不明。部分获释放的声援团学生依然继续线上舆论活动，重开时代先锋网站，亦在推特上建立"佳士声援团"的页面，进行资讯发放。参与声援团、未被拘捕的学生谢哲（化名）则表示："会暂时把精力集中在网络上的宣传工作，以重整旗鼓。"另外，据获释放的声援团成员透露，

两名北大学生孙帅东、张小玉展开绝食行动，抗议公安抓捕学生、工人。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亦在八月二十五日作曲《通向光明的道路》，表示对学生、工人的支持。

中央政法委指挥抓捕

北京、惠州参与深圳工运人士的被捕时间都在八月二十四日清晨五时至七时之间，可能并非地方警察的独立行动。据北京某高校负责这次工运学生工作的老师透露，怀疑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郭声琨下令，统一指挥行动，对深圳工运相关人士作系统性的抓捕。

抓捕结束后，微信、QQ上的群组及帐号大规模被查封。八月二十四日晚，新华社记者王丰发表报道《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维权"事件的背后》，《南方都市报》亦发表文章《深圳佳士"维权"事件调查》，均指工运涉及境外势力支持，非政府组织"打工者中心"策划这次工运，打工者中心的资助机构"劳动者"受境外势力资助，又点名批评佳士组建工会的工人余浚聪、米久平以及刘鹏华三人寻衅滋事。报道旋即被各中国媒体转载，反映官方将事件定性为"寻衅滋事"、"境外势力支持"。■

中华天地

2018/9/3-9/9　2018年35期　#中国维权

佳士工运的历史意义（凌紫尘）



潘毅

> 佳士工运结合学生与工人，构成争取社会公义的新力量。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具有丰富的田野经验，常到中国大陆实地考察，对中国最新劳工情况非常熟悉。她认为深圳佳士工运代表中国抗争青年、工人结合，将构成争取中国社会公义的最新力量，有重大历史意义。

谈到这批左翼青年冒起，潘毅认为："除了因为学校传统，也因为国际上'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资本主义反思，以及中国近几年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因此这批青年起而落实。"分

析这次工运的组织，潘毅认为：“除了主导工人学生以外，这批抗争者的基本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下岗工人以及退休老兵，再加上老干部、老工人，他们杂相揉合，构成了关怀社会公正的新力量，而这批力量不会一次性消散，还会有另一批人起来。”

潘毅认为：“佳士工运代表了工人政治诉求的抬头，而这种诉求自二零一零年的广汽本田罢工起就已经开始。不论政府如何处理工运事件，劳资纠纷最终还是得依靠资方和劳方组建的工会协商解决。广东省得市场化风气之先，是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前沿省份，因此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因此也首先引发劳资矛盾。”从本田罢工到富士康事件，再到二零一四年的裕元罢工，以至今次的佳士工运，都代表广东省是工人运动的活跃地点。她说，“资本去到那里，就把矛盾带到那里。广东省已发生的矛盾如果没有以协商形式处理、无法产生能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最终也会随着资本带到中国内陆”。她认为：“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上空盘旋。”■

中华天地

2018/9/3-9/9　2018年35期　#中国维权

专访：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凌紫尘）
中国女权与工运先锋



岳昕

> 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积极参与性别平等和工人运动，是中国米兔运动的代表人物。近日成为深圳佳士工运声援团代表后被拘捕。

岳昕小档案

一九九六年生，二十二岁，北京人，父母皆为公务员，高中就读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曾任《南方周末》专栏作者，高考作文曾考获满分，今年七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尼语专业。高中开始就关心社会，属于自由派，后来思想转变，渐渐倾向左翼，今年曾参与「要求北京大学公开沈阳性侵案信息」，成为中国「米兔运动」(Me Too)的代表人物，后遭大学校方施压。毕业后曾到惠州电池工厂打工，被解雇后，亦参与深圳工运，于沈梦雨「被消失」后，接佳工运声援团代表，八月二十四日于惠州被拘捕，截稿前仍下落不明。

专访岳昕

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在工运代表沈梦雨“被消失”后，与另外两名青年徐忠良、郑永明成为深圳工运声援团的代表。八月十一日，岳昕和沈梦雨一同接受亚洲周刊采访，及后于八月二

十四日被拘捕，现时仍下落不明。岳昕在采访中谈到她由自由派转变为左翼青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参与米兔（Me Too）运动和工运的经历，以下为采访摘要：

你的成长背景对你的抗争思想形成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反面激励的作用，家里是体制内的，有做公务员的、事业单位的。我从二零一七年年底后到一八年，还会和家人讲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但讲得比较委婉，假装大学毕业生那种角度，看工人的事情，结果他们就直接说我："这是你立场有问题，为什么关注工人的事情。"有一次他们就直接说："咱们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你在高中和大学的经历怎么样，接触到哪些方面的思想?

中学的时候是自由派，政治启蒙比较早，高一的时候看刘瑜的《民主的细节》，高二的时候看张千帆的《宪法学讲义》。高中（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比较偏自由派、偏个人主义，也会去关心工人、农民的问题。高二、二零一三年初的时候就经历过《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对我的冲击非常大，那个事件之后，知道新闻的舆论受到压迫，觉得应该通过做新闻工作，对政治环境作一个更积极的影响。

大学一、二年级时我还是个自由派，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本来就想当记者，参加了新闻类的社团，也关注性别问题，参加多元性别小组，发现性别的问题不光是通过自由主义可以解决，许多女工人和其他人面对的处境差别是非常大的，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真正经历思想转变是在什么时候?

转变还是在大三，我的专业还是影响非常大，大三那一年去雅加达南部的印尼大学交换，会对那边的政治、宗教都有一些反思。一六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就会对这些社会阶层分化的情况有概念，因为当时在国内外也关注很多相关的事情，包括"北大沙特图书馆工人讨薪事件"，我也在网上有关注，然后就写了《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这篇文章，被网友批判光说是没用的，然后当时就想得挺多的，觉得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那个时候还没有认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认定自己是偏向左翼思想的人，当年还会写新年愿望嘛，就是写多读读马克思的书。

真正的转折、转变是在一七年的二月份，当时我去了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印尼分公司）实习，也是受剥削嘛，在办公室里面，我隔壁有一个穆斯林的同事，他们每天要祈祷五次，然后就跑过去祈祷这样，跑回来，继续工作。这么一种跑去祈祷，有点完成任务的感觉，当时就想到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消灭"的感觉。他们活在这么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很多方面其实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来说，还是活得很悖论。

跟随女权主义者脚步

你是怎么去关注到米兔运动（Me Too）和劳工运动的?

以前做自由派的时候，就关注女性的问题，现在也是，一三、一四年的时候会关注那个"美丽的女权徒步"（女权主义者萧美丽），他们从北京走到广州，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推动女权运动。反性骚扰的事情，我一直都关注，但之前还是从平权的角度来关注女性问题。

关注劳工也是蛮早的，做自由派的时候也会关注，一五年的调查报告、建筑工人访谈，还有清退低端人口的事情，当时媒体还是很进步的，但当工人真的团结起来，媒体就不愿意报道。■

2018/9/3-9/9　2018年35期　#中国维权

专访：中山大学硕士生沈梦雨（凌紫尘）从校园到流水线的抗争



沈梦雨

> 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出身小资家庭，读大学时受启蒙，开始接触劳工权益问题，毕业后进入工厂，成为流水线的女工。在声援深圳佳士工运时被带走，现下落不明。

沈梦雨小档案

一九九二年生，二十六岁，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本科就读于长沙中南大学数学系，湖南永州人，父母是大学行政人员。于中山大学就读期间，开始关心工人权益，毕业后到广州日弘汽车配件厂打工，今年四月作为日弘工人代表，与厂方协商薪资调整方案，旋即遭厂方解雇，及后参与深圳佳士工人声援活动，成为工运代表，于八月十一日“被消失”，现下落不明。■

专访沈梦雨

沈梦雨是中山大学统计系硕士毕业生，也是深圳佳士工运最早介入的学生代表。二零一五年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她就到广州日弘汽车配件厂当工人。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到坪山参与佳士工运声援团，成为工运代表，于八月十一日接受亚洲周刊采访后数小时就“被消失”，怀疑被国保带走，以下是采访摘要：

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长历程对你参加工运有影响吗?

我在一个小资（父母为大学教师）的环境成长，很难去接触到这些劳工情况，就算接触到了，也是家乡的一些亲戚，就是过年回家聊聊天，但他们也不会说外面打工辛苦的情况，只报喜不报忧。

在中学、大学的时候，也是比较关心劳工权益吗?

不会太关心，当时是没有系统地接触马列毛思想，只是通过政治课去了解一些，当时并不是太重视这方面，我个人先关注到工人群的状况，入读中山大学后才开始关心，然后才去学习马列毛的思想，看了一些网站，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文库、激流网、破土、新生代。

你在大学生涯中，有哪些讲座、老师让你印象深刻，让你关怀工人权益?

中山大学的校园里，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能接触到劳工权益问题，知道了广东这一片劳工问题多，劳工运动也比较多，也较多同学和老师也关注这个事情。当时（二零一四年）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运动，劳工机构番禺打工组介入进去，很多学生也去参与声援活动。

二零一三年年底，当时北大的卢晖临老师在中山大学举办一个农民工现状的讲座，当时蛮震撼的，让我去反思社会现状，开始关注到劳工的一些问题。

你从中山大学毕业，然后到工厂打工的经历是怎样?

在学校的时候，我就以学生身份去参与调研一些事件，比如说二零一四年东莞裕元鞋厂罢工、同年的大学城环卫工人事件，当时我们很多学生去现场跟这些工友聊天、支持，晚上作宣传、支持工作。当时，对于进厂打工这个团体，我还是不太了解。所以，第一方面，是抱着想要体验、了解的心态进去，第二，也是通过学习一些马列毛的理论，觉得工人和学生应该站到一起，因为大学城环卫工人事件也是个学生和工人站在一起的事件。

进厂打工这件事，当时我对父母是有所隐瞒的，没有说我在厂里做普通工人，就说我是做技术人员，后来日弘发生劳资纠纷，我那篇自述文章《无悔选择：从中大硕士到流水线女工》发出来之后，在舆论上引起很大反响，然后他们就了解我在工厂里的经历，当时父母还是比较担心，但他们知道我关注底层，还是挺为我骄傲的，后来发现报道比较多，就担心我会被厂方打击。

你是怎样参与到佳士工运的?

我是二零一五年从中山大学的统计系硕士毕业，后来就进到广州的日弘汽车配件厂当一个普通工人，今年五月被解雇，四月时我们当时有工资集体协商行动，我被选为员工方协商

代表。但在协商的过程中，因为代表员工说话，所以协商过程里被厂方打击、报复，于是把我给解雇了，然后就听到佳士工运，当时在网上就很多佳士的新闻，二十七日，听说工人全部被带进派出所里面，我就过来加入声援团。

你父母怎么看待你参加工运这件事?

一直以来，我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比较尊重我的意见。但这次（深圳佳士）工运以来，他们就过来坪山，想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我是一直在质疑他们被某种势力控制，但他们一直否认，他们态度比较强硬，就是感觉是比较反常，家里面的事情都不管了，就来这边。（沈梦雨于八月十一日与父母晚饭后，就被声称是"叔叔伯伯"的人和两个大汉带走，现下落不明。）■

中华天地

2018/9/10-9/16　2018年36期　#中国维权

深圳工运先锋被消失后（林剑寒）难以隐藏的尖锐矛盾



《时代先锋》编辑：积极参与工运


时代先锋

愚公移山，不死不休

深度报道 热点追踪 左翼故事 国际通讯 理论 历史 文艺 视频专栏

佳士工人斗争 · 热点追踪 · 首页

【9.2深圳建会工人斗争新闻】

1条评论 • 2018-09-03 • 831 次浏览

关于“佳士工人声援团8·24被暴力清场事件”的公开联名抗议书

2018-09-02 声援团

我是“深圳7·27佳士工人被捕事件”高校声援团的成员，北京大学2018届毕业生张圣业。今天，我代表7·27高校声援团发出这封联名信，呼吁全国声援团和一切社会正义人士再次联名，共同对深惠现场声援团和北京市[illegible]在8·24暴力清场行动中所遭受的暴行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捕[illegible]及社会正义人士！

pioneer

时代先锋网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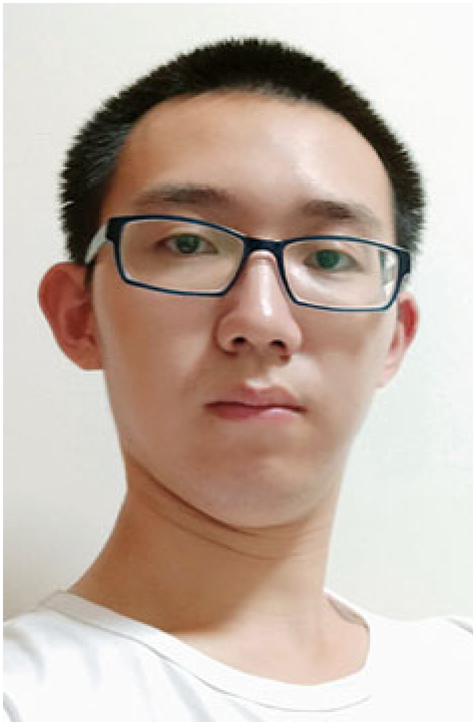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杨舒涵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陈可欣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严梓豪



北京大学学生张圣业

> 深圳佳士工运被清场后，声援团青年仍未放弃，大部分学生被分流遣送，但声援团代表沈梦雨、岳昕仍然下落不明，另两名代表郑永明、徐忠良则被当地国保监视。他们见证社会公义缺失，难以理解为何被打压。

深圳工运清场已结束近两周，全国高校亦陆续开学，但工运声援团青年仍未放弃抗争。八月二十四日抓捕结束后，大部分学生被分流遣送，于家里被监视居留，但深圳工运声援团主要代表沈梦雨、岳昕依然下落不明，另外两名代表郑永明、徐忠良则被当地国保监视居留。曾参加声援团的北京某高校学生刘岳（化名）则说，公安向郑永明家属出示了刑事拘留通知，有可能被控告，一同于惠州被捕的声援工人胡平平、吴海宇则被刑事拘留于深圳第二

看守所；八月二十四日于北京被捕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左翼网站"时代先锋"编辑顾佳悦、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杨少强亦传出于深圳增城被监视居留的消息，而声援工人唐向伟、尚杨雪则下落不明。总体来说，当局对学生和工人作出区别对待，对学生未有过于强硬，新华社于八月二十四日的文章亦未有批评声援团学生。

人大学生绝食声援

声援团青年仍在网上继续散播讯息，继续抗争。北京大学学生张圣业就在被释放后，九月二日发表公开抗议信，亲述清场过程及被暴力对待的情况，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陈可欣、严梓豪、杨舒涵号召更多人联署声援被捕学生、工人，但旋即被梅州公安跨省到河南追捕，同日于河南三门峡市中国工人网主编张耀祖家中被带走。八月三十一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杨舒涵在家乡云南昆明出发到北京上学期间，被自称街道办的人拦截，后被带到昆明市公安局，获释后，九月二日杨舒涵就自拍视频，扬言"一天限制我的行踪，我就绝食一天"，宣布自己进行绝食抗议。

当局指外力介入

清场当天，新华社、《南方都市报》点名香港劳工组织"劳动力"接受外国资金支持，从而资助中国内地的"打工者中心"，指其煽动工人、策动工运。九月三日，"打工者中心"社工付常国以及前佳士工人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李展被正式逮捕，目前被关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声援团亦传李展等人的案件即将要开审，但翻查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检察院网站，则未有相关讯息。

新华社、《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未有指明"劳动力"接受哪国、哪机构的捐款，以及所谓的政治目的具体为何。"劳动力"（Worker Enpowerment）的回应则提到，它们长期从事"劳工政策研究建议及教育活动，为解决劳资纠纷及化解社会矛盾略尽棉力，期间从未被内地政府部门指为境外非法活动"，表明"劳动力"未有介入到工运当中。据声援团成员透露，于运动期间，他们也曾呼吁劳工组织支持佳士工人运动，但最后也没有劳工组织支持。

中国劳工组织滞后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认为，于当前中国工人运动的形势中，"劳工非政府组织处于滞后，二零一五年被打压过之后，手法就变得很温和，着力于唱歌、作词、写诗，搞工人文化"。在她了解当中，当今中国的劳工组织早已失去了介入工人运动的能力，她认为劳工者中心这类中国劳工组织没有能力照顾到工人权益，"社会矛盾越演越烈的情况下，劳工组织没办法追赶社会的需要，就注定会被人淘汰"。

新华社评论则指出佳士科技已成立工会，因此不存在厂方、坪山区总工会阻挠工会成立的说法，但中国政法大学前教授梁柏能则撰文指："直到八月二十日，资方才草草召开了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认真履行法律的样子。众所周知，佳士科技是一家成立十多年的上市公司，在工人要求组建工会被打压后才匆忙成立工会，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国劳工通讯创办人韩东方致电坪山区总工会查询时，亦只回应工会并非一天可以建成，需要按程序建立，反映佳士科技是在工人要求成立工会之后，为了应付，才在自己操控之下，进行工会成立。

深圳佳士工运青年代表、参与者，例如徐忠良、郑永明、顾佳悦皆是中国左翼网站时代先锋的编辑及创始人，他们同时也在去年十一月于"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事件"中被捕，他们长年关注中国工人、农民权益，徐忠良、郑永明是因为自己也是工农出身，在农村环境里耳闻目睹这些工农悲剧；岳昕、沈梦雨则在大学期间逐渐接触到中国劳工世界，在调研与生活里见识到社会公义的缺失。

郑永明在去年"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事件"被捕后所写的自述就谈到，他出身于江西赣州的偏远农村，父母是贫苦农民，姐姐则为了养家，早早辍学进入工厂打工，自己即便考入大学，亦因为优惠政策的考虑，选择了南京农业大学里有关猪只养殖与饲养的学科。在上次被捕时，他依然坚持自己"永远是工农的孩子"。

徐忠良与郑永明的家庭背景相似，徐忠良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听着许多工人的悲惨故事，入读大学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亦参与工人、农民的调研，与郑永明一同于去年"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事件"中被追逃，徐忠良与郑永明也认为自己不过是"高举共和国的建国初心"，难以理解为何会被当局打压。

借用人民日报专栏名称

徐忠良、郑永明、顾佳悦以及张云帆等八位青年经历过"广东工业大学读书会事件"，为了更好地传播讯息及协助工人维权，就参与了《时代先锋》杂志及网页的创立，时代先锋本是《人民日报》的一个专栏栏目名字，被他们借用，可见他们深受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影响，希望实践政府所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时代先锋"四字的图案也是毛泽东的书法体写成。

《时代先锋》于今年历次的工运事件，例如日弘汽车配件厂事件、全国吊车司机罢工事件等，皆作了深入的介绍以及支持，《时代先愈》亦介入到这次深圳佳士工运事件，作为佳士工人声援团的机关媒体，但最终多数编辑皆于八月二十四日被捕，至今仍未释放。

工运学生不是凡是派

这批工运青年的成长，代表了中国青年以关心社会公义、抱有左翼情怀的一代人冒起，潘毅认为，这是历史必然的结果，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出现了社会不公平现象，社会财富过于不均，再加上官方又不断叫他们理解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落到这些学生身上，他们就会弄真的，要真的社会主义，要求落实、扩而充之。中国左翼有自己的传统，不可能突然有陌生论述出现，然后以之解释社会现状，这批学生是有思想、有理想的学生，不是'凡是派'。而且他们也未在社会主义年代生活过，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它一定是好。"

潘毅也认为，这批工运青年"从现在的现实出发，思考解决方法"，是一次"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非"重复过去的恐惧，重回文革、回到专制、回到先锋党的行事模式"。■

专访：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徐忠良（林剑寒）抗争动力源于农村基层



徐忠良受马列毛思想影响

> 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佳士工运声援团四名代表之一徐忠良出生于河南农村，长期目睹工农困苦生活情境，亲身经历让他关注工农权益。

徐忠良小档案

一九九三年生，家乡在河南驻马店市郊的农村，父母皆为农民，二零一六年自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自幼目睹工农困苦生活情境，就读大学期间接触到马列毛思想，也曾到北京、河北、广东的工厂作调研，毕业后曾任补教老师、社工。工余关心工人权益，后与北京大学学生张云帆、顾佳悦等人于广州工业大学办读书会被追逃，后参与佳士工运声援团，担任代表，八月二十四日被捕，后释放，但被监视。

专访徐忠良

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生徐忠良与沈梦雨、岳昕以及郑永明同为佳士工运声援团四名代表之一。徐出身于河南农村，多次目睹工农阶层看病难、最后自杀的悲剧，出于天然的阶级情感，他关心工农权益。徐于八月十一日接受亚洲周刊采访，后于二十四日被捕，据报已获释，但被监视。以下为采访摘要：

你的左翼思想源于哪些地方？高中、大学的环境怎样？

说来话长，主要是我们小时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是挺多。我是农村出身的，亲戚有许多在工厂打工，对他们生活遭遇有些思考，能明显感受到不公平。我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市郊，成长在一个典型农村，这种经历对于我来说，会有些触动，高中时候就会有同学说我这个人比较偏执、比较愤青，就是愤世嫉俗，对社会有比较激烈的观点。我们高中一届里有四五千人，但能到北京上大学的，也就不到十个人。后来我上北京科技大学，修一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课，老师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当前的社会形势、国际形势，当时听的时候触动非常大，后来就受这个影响，去看一些书（马列毛经典）。

你在家乡观察到的工人、农民生活状况如何？

这一言难尽，我们村里有两个干建筑工人的，挺年轻，四十来岁，在我初中、高中左右的时候得癌症了，然后他们没办法，其中一个上吊自杀了。也有一个邻居，是个老人，用中国的话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就这种贫穷家庭，矛盾比较深。另一方面，老人患了重病，然后夫妻矛盾很大，他是在一个新年，年廿九晚喝农药自杀，在我周围这些故事是很普遍的。

高中的时候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

不是听的，是亲见的。

大学调研过程中，观察到的工人情况怎样，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案例？

做过相当多的农村、工厂调研，去过河北、河南、北京地区，广州、深圳这边的也有，做志愿者调研有短的也有长的，短的五一、十一假期有些，长的就在暑假。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次也到工厂做工，去一个做电子类生产的台资企业，厂里边打工的人很多看起来比我还老，但发现他们才十七、八岁，他们很年轻就经历很多事情，衰老特别快，这场景非常能够触动内心。

像我这样虽然不是出身在很好的家庭，但是还上了大学，我的生活经历跟这些工人不一样，不用这么早进城打工、不用这么早就去讨生活。就像岳昕说的，我们算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其实我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也是一部分获利的人。

我和这些工人本身是同龄人，理论上该有类似人生轨迹，可以有相近遭遇，但他们却得不到，就早早的衰老了，而且好多厂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的，建筑工地我也去过一些，许多地方连安全帽都没有，不会有很多劳动保护措施。我的高中同学也有去建筑工地上做过的，他们一方面劳动时间长，另一方面顶着烈日，非常辛劳，而且那些是重体力活，又没有很严格的劳动保护措施，可以说是时刻处于危机当中。

搞工人读书会曾被通缉

为何在毕业后两年，参与关注工人权益的运动，以及这次佳士工运？

我是从大一开始关心，但在北京那边参与的机会很少，根本就没有工人运动，真正直接介入的话，这是第一次。今年过年前，我当时是在广州工作，遇到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广州大学城做服务工人的项目，一方面办工人读书会。因为做这个，直接被当地的派出所抓了，有四个同伴直接被关了一个多月，我和几个朋友就直接被通缉（后被撤销）。

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可以说是国父吧，我们现在作为青年，现在宣传他的一些思想，不单是受到驱赶，还被抓了起来，这对我们的打击比较严重，对于我来说，也从未想过会这样。■

2018/9/17-9/23　2018年37期　#中国维权

湖南韶山九月九日悼毛　深圳工运学生被捕



深圳佳士工运声援工人及学生于九月九日到湖南韶山悼念毛泽东

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四十二周年，毛泽东作为政治符号，在今天的中国异常敏感。早前被捕的深圳佳士工运声援工人及学生在被释放后，于九月九日到湖南韶山悼念毛泽东，并在毛像前拉起声援佳士工运的"佳士工人向毛主席致敬"、"永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横额，又齐唱国际歌。现场图片所见，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学生都有参与，计算工人在内约有十数人，直到中午十二时左右，这批工人和学生就在毛泽东像前被当地公安带走，其中包括早前到北京上访的声援工人唐向伟以及北京大学毕业生张圣业。据悉，于韶山被捕的学生、工人都被带回老家，由当地公安二十四小时监控，被监视居留。■

特稿

2018/10/1-10/7　2018年39期　#中国维权

中国整肃高校左翼社团　北大力保马克思传统（刘雨遥）



北京大学：左派学生遭到整顿



孔庆东：声援学会



孙熙国：担任导师

> 深圳佳士工运被当局镇压，由于左派学生参与，高校全面整顿左翼社团。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濒临封杀，最后力保不被关闭。北大教授孔庆东声援学会，愿担任导师但被否决。

深圳佳士工运过后，曾参与工运的学生陆续回到学校，部分继续参与工运的学生被监视居住。同时，当局也对中国高校的左翼学生社团进行整肃，据悉，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西安理工大学七所大学的左翼社团都被整肃，而最新被整顿的就是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时值马克思逝世二百周年，早前官方还在大规模纪念马克思，整顿风波显得格外讽刺。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于九月二十一日收到来自北大团委的讯息，告知如在七天内没有指导老师，则会被勒令解散。本来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由北大团委担任指导单位，但却临时拒绝担任指导单位，被要求找寻指导老师，据悉，本来该学会已找到了两名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但受到官方压力，临时反悔。最后，九月二十日北大中文系的孔庆东教授愿意担任指导老师，却被团委要求加上新的条件，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否则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考察。

几经波折，北大团委与马克思主义学会协商后，促成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执行院长孙熙国教授应允担任指导老师，使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得以生存下来。由于事件得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吴天岳以及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声援，亦得到《金融时报》、《明报》等境外媒体报道，怀疑因为媒体压力较大，故马克思主义学会才能存续。

整肃潮与佳士工运有关

这次整顿风波被怀疑与深圳佳士工运有关，因为该工运共有十多名北大学生参与，尤其是北大印尼语学系学生岳昕更是深圳工运声援团的代表，此前也积极参与各式社会运动，例如中国的“我也是(me too)”运动。过去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也积极关心中国的工人权益，据称曾是该会成员的顾佳悦和张云帆于去年十一月就曾因为在广州组织工人读书会被捕。尽管如此，曾参加佳士工运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张小玉却表明，该学会没有组织参与佳士工运，校方也没有给过任何理由，为何注册政策变更。

各校左翼社团停招新人

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事件得到和平解决，但其他高校的左翼学生社团依然受到打压，现时包括南京大学“性别性向平等协会”、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阅读研究会”、北京科技大学“齐民学社”、西安理工大学“思涌学社”、北京语言大学的“新新青年”等等，都怀疑因为曾经有成员参与深圳工运，而受到当局打压，被禁止招收新会员或拒绝注册，各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也被阻止担任左翼社团的指导老师。

这波中国高校左翼社团的整肃风暴由八月底开始，深圳佳士工运成员于八月二十四日被抓捕。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语言大学的团委以及社团治理机构就决议整改“新新青年”社团，及后怀疑已经被整改，不得进行招新活动。时至九月初，各校陆续开学，其他六间大学的左翼学生社团也被进行同类型整改，被禁止注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张小玉亦表示，在他了解当中，“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社团都遭到了校方不同方式的打压”。无独有偶，这些大学都有学生曾经是深圳佳士工运声援团的成员。

声援工运学生遭监视居住

佳士工运的“八二四”抓捕之后，声援团最后一次活动是毛泽东逝世四十二周年之际，工人、学生到韶山拜祭毛泽东，及后参加者皆下落不明，怀疑被监视居住。据悉，曾参与佳士工运的北大学生展振振、冯歌、孙帅东、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周锐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陈可欣都被监视居住，被限制在家，没有人身和通讯自由，处在失联状态。

据悉，佳士工运中积极参与组建工会的工人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以及另外一个工人李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九月三日正式被起诉，取代原本拘留的“寻衅滋事罪”，最高刑期可以达到五年，较“寻衅滋事罪”为重，“寻衅滋事罪”一般判刑一至两年，至于被新华

社指是境外势力、参与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打工者中心”负责人付常国则被以“寻衅滋事罪”拘留。

积极参与这次佳士工运、曾在佳士工厂物流部工作、现年二十三岁的江苏宿迁工人宋姚则表明他现在被监视居留，每天也需要到派出所报到，据悉，同样参与过佳-士工运的工人、家属也需要每天到派出所报到。被限制人身活动。被起诉的工人刘鹏华妻子也说受到同样待遇，每天要到派出所报到。

佳士工人面临牢狱之灾

宋姚说他“这次建会（工会）本以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没想到变成这样”，坦言当初参与组建工会是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没有想过最终演变成悲剧结果，所有的工人都被关起来。在他的接触中，认为“余浚聪是个古道热肠的朋友，去年一次我发烧很严重，也是余浚聪抱我送去医院”，宋认为余浚聪、米久平、刘鹏华几个都是好打不平的人，性格比较关怀贫苦大众，也愿意为工友发声，结果却被起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宋姚感到大惑不解。

佳士工运事件暂告一段落，但后续处理依然继续，对参与过工运的工人进行起诉，对学生的处理相对轻微，但却剑指学生的组织基础，整肃相关学生社团，代表官方对于左翼学生社团相当警惕，要预防出现下一次学生与工人结合的社会运动。■

新闻眼

2018/11/19-11/25　2018年46期

深圳工运余波未了　北大学生校内被捕



深圳佳士工运八月结束以来，岳昕、沈梦雨等多名学生领袖至今去向不明，当时曾参加声援团的北京大学(图)学生张圣业、展振振、贺鹏超等人依然坚持抗争，在校园内发动“寻月小组”(因为在普通话，“月”与学生领袖岳昕的“岳”、顾佳悦的“悦”同音)，并在晚餐时间到学校食堂派发传单，呼吁关注二人。直到十一月九日，张圣业在校内怀疑被殴打，然后被警方带走，据悉，同时间被捕的还有北大的宗扬、贺鹏超、上海工人梁晓刚、王贵霞等十多人。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高校的左翼社团也面临整肃风潮，继北大之后，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阅读会也面临被取缔、中止的局面，相关学生杨凯、胡弘菲、朱舜卿、李彤请愿后，杨凯被南大保卫殴打。■

社会

2019/5/27-6/2　2019年21期　#中国维权

中国左派被抓捕工运寒冬凛冽（萧啸生）



北大学生抗议



柯成兵：协助尘肺病人



危志立：争取劳工权益



杨郑君：网媒编辑

> 中国左派的工运分子、维权人士相继受到官方整肃，前后抓捕人数已近百人，甚至体制内的人士都受影响，规模比得上四年前针对自由派的"七零九大抓捕"。北京大力打压维权行动，中国工运进入寒冬。

自去年的深圳佳士工运以来，中国左派的工运分子、维权人士相继受到官方整肃，前后抓捕人数已近百人，这是中国左派的寒冬。这一系列抓捕源于去年的佳士工运，自佳士工运声援团学生被捕开始，中国左翼学生、维权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人员就相继被中国当局整肃，渐渐由体制外的学生、维权人士，扩及与体制友善的人士，有别于四年前针对自由派的"七零九大抓捕"，这一系列抓捕行动是针对左派，显示当局对待异见分子可谓是"左右开弓"。

最新被捕的民间左派维权人士，是三位协助尘肺病人维权的网媒“新生代”编辑杨郑君（包子）、危志立和柯成兵。杨郑君在今年一月被捕，危志立和柯成兵则在三月二十日分别在广州家中被带走，危志立被提讯五次，询问内容都与尘肺病人维权有关。危志立的妻子郑楚然说：“湖南尘肺病工人来深圳维权，新生代三人就帮助他们把维权经过和他们生活的拮据写出来。”相信被捕也是因为与尘肺病人维权有关，郑楚然亦说在三月二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她曾请律师去见过危志立三次，但四月二十日之后也见不了。郑楚然目前感到“迷茫”。

大抓捕的起源

大抓捕起源于去年五至八月在深圳、惠州爆发的佳士工运，是“六四”后罕有地工运与学运结合的运动，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名校学生参与，声援要求组建工会的佳士工人。惠州的声援团人数曾近百人，但结果在八月二十四日被大规模抓捕，主要学生代表中山大学毕业生沈梦雨、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昕等至今依然下落不明，有指她们被当局监视居住，不得与外界联系。

当局对佳士事件的定性非常严重，除了参与工运的学生外，还拘捕了非政府组织“打工者中心”职员付常国，被指“收受境外资金指导工人行动”，以“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拘留，可见当局把深圳工运视为“与境外势力勾结”的结果，将工运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也因为这个定性，及后逐步整肃与工运有关的大学左派学生社团。

亚洲周刊在去年九月底的报道，就了解到至少有关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西安理工大学七所大学的左翼社团被整肃。及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延至十二月毛诞前后，学会成员仍发动声援工运的活动，于是学会被官方改组，原本成员如会长邱占萱、会员展振振也被开除出会，展振振更被校方退学，是“八九民运”之后，罕见地有学生因参与社会运动而被开除出校。在四月二十八日、“五一劳动节”前夕，邱占萱前往北京亦庄地区打工，体验劳动，亦因此在同月二十九日失联，据悉是被国保人员带走。

几乎抓捕所有左翼行动者

这批学生、维权人士先后参加过尘肺病维权、塔吊工人维权、日弘维权等左翼社会运动，是过去数年间中国工运的中坚，这接近一年内的抓捕就几近把这批左翼行动者一网打尽。据佳士声援团的消息，四名佳士声援团成员岳昕、顾佳悦、沈梦雨及郑永明遭广东警方强迫在一段时长三十分钟的视频中进行认罪，承认自己接受外国势力、境外势力煽动。

除学生、维权人士以外，一般工人的维权运动也受阻碍，去年到今年期间，来自湖南的尘肺病人患者就前后十多次到深圳信访办门外集会，要求改善赔偿，但屡次交涉不果，湖南尘肺病人谷伏祥说，“深圳的维权行动一直没有成效，部分工人更在维权时被打伤”，本来想在三月北京两会期间进行上访，但亦被湖南当地的国保阻拦，无法进行维权活动。而当局只愿意提供一笔过的十至二十二万人民币（折合约一万七千美元）的“人文关怀金”，不能应付日后生活所需要，显示政府与尘肺病人仍难以有共识，处于隔空僵持的情况。

这次抓捕将中国左翼的社会运动分子几近清洗殆尽，破坏性可与四年前的“七零九大抓捕”相比，但有所不同的是起诉的罪名仍未清楚，暂时仍是较轻微的“寻衅滋事罪”为主，或由国保进行监视居住。■

2019/5/27-6/2　2019年21期

体制内温和派被打压（萧啸生）



李大君(左起)、李长江、梁自存

与体制长期关系良好的公益组织社工最近受到严厉打压，在五月八日就有三位社工李大君、梁自存以及李长江同时在各地被捕。他们长期从事工人维权、协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工作，主要是做社会公益活动、社区服务，包括农民工儿童、职校学生的辅导服务。

李大君任职于二零零九年成立的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二零一一年成立的冷泉希望社区，都是协助农民工的团体，二零一二年李大君发布《建筑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职业保护调研报告》甚至得到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的批示，与体制关系密切。李长江创立的清湖学堂在二零一七年起与龙华区政法委员会合作，旗下项目受到龙华区法委赞助。而梁自存亦是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二零一六成立HOPE学堂，长期服务职业学校学生。

上述三人都与体制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体制内推动温和改良的人士，但同样受到官方的抓捕，据了解亦会从较严重的方向调查，反映体制内主张改善工人权益、充当缓冲作用的公益组织的生存也渐见艰难，工运和左翼公益服务可谓进入史无前例的寒冬。■